

我也很想去霧眉啊，微整啊，抽自體脂肪弄胸部啊，把骨頭打斷再長高一點啊，都曾考慮過。

IT男曾說，又不是藝人，眉毛這樣也很夠了，幹嘛把自己弄那麼漂亮，就在有次我去髮廊花了五位數弄了個淺灰色短鮑伯回來，他張大著嘴說，要這麼貴喔。

女人的錢真是好賺呢，讓我想起自創XX染髮的那一顆頭要兩萬多呢，那次只有他一半呢。

其實說穿了就爽啊？其實跟他在一起我真的好少去髮廊，第一年夏天我受不了剪短頭髮他超生氣，氣到不跟我講話，更不跟我做愛作為懲罰這樣，昨天特地要求不要剪太多，我怕你也會嚇壞。尤其是心裡突然大起伏後特別需要去弄個頭髮，或者做個美甲也好，買件新衣服也行，氣分轉換這樣。

後來吹好頭髮後，設計師去拿起鏡子時我心裡想，不就那樣嗎？

結果他照到後面時

「哇！那真的是我的頭髮嗎？」

是我夢寐以求浪漫大捲髮又不太刻意的那種捲度！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那瞬間看起來頭髮很完美。

旁邊的客人看了我一眼說

「對吧，他真的很會！」

兩個人滿意地笑著。

整個背面大捲像發表會發出來的定裝照，不是隨便一家IG髮廊撥撥擺拍那種，真恨不得當下跟你改時間，約當下，這樣讓你從背後來一定可以！

真的很美呢那個捲度質感，明明我說不用幫我吹整的，

他說反正我就閒閒的。

當下我還問那真的是我的頭髮嗎？

看起來瞬間魅力值999可以攻破PM卡關結局的那種？

那讓我想起其實我的聯絡軟體上都不太會放我正面照，昨天那張特別想放上去這樣。

就算上面也只剩小貓兩三隻，幾乎不流動的狀態，

只要放上正面照，會立刻有人傳訊息來說

「終於知道要放了喔！」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沒人吵我的世界，因為一成不變就是最大的萬幸。

就像我很多年才回家的那幾次，誰的二媽總說

「沒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是啊，只要我有消息通常都不太是好事，

不如就這樣，像蟬聲 - - - - - 這樣過一個暑假。

接著秋天，冬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細水長流，來日方長，你可以看到很多個我。

其實弄完頭髮前跟你說說話就已經好了幾成，弄完頭髮後被自己驚艷到的自己，
嗯，看吧其實我還是很好哄的。(下巴抬得可特別高了)

再吃一點食物跟你親親抱抱就可以完成一個悲傷五步驟之類的這樣。

雖然你說

「就先不要想那些傷不傷了。」

嗯不想，我學你當初說閉上眼只想我，那我也想你。

最近的你讓我像曬了足夠的陽光，喝足了水，美麗綻放著的四季花。

我會說一百次一千次無限次的，遇到你這件事是好事，不是壞事。

page 15

其實找暑假是一件很煩人的事。

被太陽刺到眼睛快張不開轉身趴在床上看著手機，

太陽大到要把我融化了，我的大叔今天也忙得亂七八糟的。

想起有次我坐在樹下野餐時，一隻貓從右邊跳到我的大腿上往中間走去，
想往我左手的便當靠近，剛好穿長裙，那隻貓像陷入一張吊床。

我跟你說的時候，你那時還說

「最美的畫面就是一隻貓躺在一個少女的裙上。」

我那時啊真是百感交集耶，我還是少女嗎？是嗎？

雖然你後來摸著我頭說

「至少現在是個大學妹啊！」

真不知道是大學妹還是大學妹的歪頭看著你啊。

其實還帶了一堆人類學，符號學的書回家。

但更應該開始練考古題，也該讀一點期末的算題，然後認真操一下。

都過立夏了，再不激勵一下自己，洋裝是會穿完的。

看著翻出來滿山的衣服，跟你一樣眼神死絕啦～

我現在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自然醒偶爾需要鬧鐘醒，拿一堆冰塊沖一杯咖啡，
打開Spotify在家晃來晃去跟貓一樣偶爾會攤肚皮在地上，
偶爾趴著偶爾滾上床跟抱枕打架。

那天聽到你用著很流利的英文在講電話時，
我的眼睛可是變成這樣了☆ω☆

你還說我會聽不懂嗎？
嗯我也不知道啊，你說呢？

但在我耳邊說的，幾乎都聽得清楚喔！
エロカッコイイ!

page 16

那就像我們一起逃進去的喘息空間，卸下雙方的重擔，
只在那空間裡愛你也愛我自己。

免不了偶爾會有零件生鏽，或者故障或受到外力影響，
強化玻璃再堅硬，只要敲到邊角多敲幾次就能碎開，所有好的不好的都會湧出
來。

我想起IG上最近有一小段話是這麼說的

「這麼破碎的我怎可以被愛。」

真的愛你的人會一邊開心撿起碎片說

「這片是我的，那片也是我的。」

雖然這句話有很大的毛病在。
嗯，但我知道呢。

我知道不論哪個面向的我，你都能一如往常的搖著頭抱著我，
於是才想要自己堅強一點，不要老被你操心，
更多的是我真沒想到我力場一開起來，
是會把其他的自己都彈開的狀態，
把那個破碎的自己包覆起來送回母體，陷入沉睡。

你說

「睡覺也是一種好事。」

嗯，我睡了，從早睡到晚，今天也在家睡覺，明天也會在家睡覺。
就連剛剛出門想去買個喜歡吃的東西，都因為天氣熱沒了。

好吧，睡覺吧。

其實昨天半夜一直在跑廁所，有一種脫力感。

還好遇到了那軟綿綿的誰，緩了緩自己拍張照給你。

嗯，沒事啦。

我只要用力想起你，
想起你看著我每一次從包裡拿東西出來坐在沙發邊跟你一一介紹時你微笑的臉，
想起靠在你旁邊讓你用油油的嘴親我，
想起你下車問我要不要幫我提東西，
想起我們一起坐在公園邊吃晚餐，
想起我上車你說也買太多了吧。
想起每一秒的你。

我會對你說上無限的

「君に出会えて本当に良かった」

下次，下次我要坐你上面，
因為我發現你很愛往我胸口看呢。
到底看什麼...？

page 17

其實我是個遲鈍又口拙的人，特別愛逞強。
雖然說過了要換個方式姿態的跟你並行前進。
就算害怕得要死也會比別人先大聲，氣勢先出來就先贏一半。
我猜你可能也是笑著看我，更多的是你大概猜到我會去拉拉你衣角這件事。
甚至覺得，等等會自己黏上去。
那也不知道是誰教我的，說不定是小時候常常釘孤枝亂學的，

那種很古惑仔的日常，一邊影響著脾氣一邊壓抑著真實的情緒。

明明那時就很想趕緊到你懷裡被你抱著，卻被自己彈開，甚至感到

「那個是可以靠過去的嗎？」而停滯了一會。

我知道當下說出來的話，肯定會更心疼自己之類的方向去，

那是人性我們就別否認了，更多的是我不要你產生那些。

於是只能把理智的那一塊叫出來，讓她跟你對話，甚至更多的是，

白目中二的那個也出現了，略帶挑釁的想把人激怒。

就像你要給我禮物那次，所有人格一起湧上大雜燴似的亂七八糟。

但其實這樣之後會忘記一些事，忘記我說過什麼，提過什麼。

我昨天其實帶著一本《Claude Levi-Strauss: The Poet in the Laboratory》

走去一個地方，其實我有拍了照片也有傳給你，只是想想，

時機對嗎？又回收，今天才敢再傳給你跟你聊天這樣。

這書的作者曾說，在他的思想上來說地質學、馬克思與佛洛伊德是她的三位情婦。

那時我只想到沙特、尼采、我自己(或柏拉圖)是我的情夫。

但其實更多的是你也一點點在影響，我對事情的看法。

大概是想自以為幽默地跟你說話，但又怕你覺得我在裝皮皮又裝沒事。

划著划著大數據的國師說

「水星牡羊講話就像機關槍一樣！」

「水星牡羊講話跟不上大腦！」

嗯，可能唷，更多的是本能的反刺對方，因為自己被嚇到了。

其實我真的超容易被嚇到的，好像從搬入誰的房間後十歲吧？

一定開燈睡覺，被子要蓋好腳趾也要遮好，會把電視打開，房間門一定要關上並且鎖上。

看惡靈古堡會被嚇到崩潰，玩COD也會被嚇到一直飆髒話！

就算是旁觀者時也會幹！這啥小！為啥一直跑出來嚇人！

就連玩任天堂的遊戲也常常被關卡嚇到想睡尊上的話都會跑出來。

你知道那就像暗黑2的地圖一樣只是自己要去摸索，卻常常被怪跑出來嚇到。

有段讓人很不安的日子裡，我手裡其實都握著東西，尤其走在騎樓下時，

我會讓它滑落到袖子口緊握著。

我不知道怎麼開口說這些事變成現在的我，更多的是我被說過

「不要那麼被害妄想好不好。」

「不要那麼敏感好不好。」

「怎可能，不要開玩笑了，妳誒？」

「那個膽子大到誰都讓她的人怎可能！」

我也很不想啊，但是發生了，我想保護自己，對外求救時，

雖然自己也確實要負責一半責任挑釁到了跟我一樣瘋的人，
就是我曾跟你說大家覺得那是我在測試人的遊戲，
我還記得你說
「那些測試在我身上我可是一點反應都沒有，妳會很失望的。」
但我其實真沒那種心眼啊！我單純就是個白目中二想著，
反正我都爛命一條了，要豁出去嗎？跟上！
就跟那些到現在還在玩MMORPG裡面超級大課長或幣商被激怒那種，
要尬喔來啊？洗到你頻爆，就是一個中二病的大小姐。
你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多心路歷程類似了疊加了
所以也太無感了呢，還是你也覺得人性是如此，
像你那天聽我一連串中二發言後，有點賣力說服我說
「我不想去內耗自己，很沒意義，很浪費時間。」
真的也沒什麼好消耗的，更多的是你根本毫不在意這些小問題，
卻也總覺得你一臉輕鬆悠哉的是〇〇堆砌而成的。
我都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能真的不在乎了，提過時是笑著而不是會掉幾滴眼淚。
(嗯你下次可以對我說幼稚一點的話，不哭不哭眼淚是豬豬之類，我就會笑了)
所以就略過這些無謂的事，反正我最後會自己想通了，
去拉拉你衣角蹭蹭你身體抱抱你親親你。
我就是一個被嚇到，然後有點嗯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會嚇到。
那讓我想到最近很紅的影集「馴鹿寶貝」
雖然不是說經歷跟裡面很像，是心裡也是ㄅㄛㄅㄛ就會吸引到這樣的人。
如果沒有遭遇過那些事的人，都只會覺得我們這樣的人很可怕。
甚至出發點都會被曲解，然後也有點讀不懂空氣、人間。
更複雜的是，所有層級都去過，所有關卡都遇過，
用現代一點的大數據說法是迴避焦慮型，當然有人覺得我是討好，但我不討好人的，
我是自私的都只想著我的感受的那種人。
而變成，其實我也不會去期待誰為我做什麼。
但我仍然會願意去做些什麼，就像你想讓我相信一些事。
而我也想讓你相信你被重視著這件事。
所以我們才能走在一期一會裡。
其實我也是個很絕望的人，每一次都當作後一次，每一次都想跟你分享很多事物人。
就像我說我想關機逃避到下禮拜，
其實更絕望的只敢在心裡想著一件事。
結果隔天你說...

讓我想起你曾說過的話，就笑了。

下次再跟你說是什麼。

看吧，你的存在對我來說哪是壞事，每一次我都能想起你的一些段落，然後自己破涕微笑。

更可怕的是，我現在只要隔著睡衣揉起我的乳房，觸碰到你常常碰的地方，不用太久我就能昏睡過去。

就在夢裡被你摧殘了十二小時。

下次，要真槍實彈來唷。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起DIO那句

「おれは人間をやめるぞ!」

你還說我把你玩壞了，是我被你玩壞了吧。

page 18

傳了一封訊息給你後，就拎著手袋往健身房跟館子去。

啊，那家的調味有點不行啊，看來只能買別的給你吃這樣。

回家後開了系統整理一下要給的東西，很快地就被Amy Winehouse的歌聲拉回BBS前。

我想起有人寫她的自傳電影時提過一句話

「Life teaches you how to live it, if you live long enough.」

我其實是個很愛唱歌的人，雖然特別討厭講電話，尤其是預約這件事。

聲帶被酒精跟香菸以及胃病摧殘後很沙啞低沉，

於是我很早就開始迷戀那種，聲音略帶沙啞的聲音，甚至也覺得張曼玉唱歌的聲音很棒，

尤其是她唱Visionary Heart被她整個迷倒。

雖然大家都說那根本是地獄來的，好好演戲就好了，這般調侃。

偶爾能明白為什麼好友看著一個月都坐在宿舍前花圃邊的矮牆上的那個我很美。

有陣子我拍自己的照片裡都是抽菸的模樣，各式各樣，長髮短髮都有。

她說的美，是我們學藝術中說的一種氛圍，讓她想到她工作室吧，我猜。

我住在她家那個月啊，我都在頂樓抽菸，有次她上來跟我說

「妳不覺得妳菸抽太多了嗎？」

1.5-2包/day

我那時覺得很正常，尤其有濾嘴的菸啊，對我來說真像阿爾卑斯山上的微薄空氣，

吸進去都覺得？我真的在抽菸嗎？而會點上一根又一根，
看著車水馬龍的基隆路跟信義路交叉口。

我想起你跟我說尼古丁也算是一種麻醉概念，嗯是喔，我知道的。
畢竟我可是曾重度菸癮的人，而且還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從很小時候開始。

我想起很久之前曾跟你說

「你像毒品一樣。」

嗯，很上癮喔，特別上癮。

雖然我不抽菸了，但我抽你，我的パラダイスティー大叔。

想到有次在日本某懷石料亭可以抽菸的區域，
一邊吸著我的鐵盒裝peace盤坐在和式榻榻米上，

誰丟了一包這個給我說

「給妳抽。」

嗯，給我抽啊。

我都會想起你要把果汁給我喝，把香菸給我抽的畫面。
嗯那是間接接吻呢，我其實很害羞的。

page 20

「數字除以零會維持不變」

嗯，所以不論發生了什麼，我們之間都是不變的。

我其實是很怕自己變成以前的樣子。

那其實很冷血也很無情，更多的是我是那種下一秒上飛機，上一秒才傳訊息跟人家說

「嘿，我走了。」

我一直要跟你說關於我兄弟寫過我這件事。

他們大概從我十歲之後就一直把我當成野良貓了。

應該說整個家人都把我當有或沒有，畢竟我反抗期太早來。

當我發作的時候真是一點都不想靠近人，一點都不，寧願像隻垂死的生物找個沒人發現的地方窩起來。

曾住在家裡幾年，但家裡的人從未遇見過我，你知道那多荒謬嗎？

其實我好像十六歲就北上了，更多的是對家也沒太多記憶。

我想我大腦一點有什麼缺陷，但更多的是跟我站在同樣高度的人看我並不覺得我有，

甚至覺得我很正常到看這世界太清楚而過得太自己。

羨慕也好，妒忌也好，共享也可，怨恨也行。

我是個過得很舒服的人，從小到大到現在，真要說就是太逆天。

我一點都不懂情感的東西，但我卻從二叔的老婆身上學了很多奇怪能力，也從誰從小經常帶我去的那家私人會所到長大後去過的那些，見識到，啊原來啊，人不過就是這樣的生物啊。

所以對人啊，人性這件事，一直都沒有百分百信任，更多的是，

我可以放縱無視另一半去做任何他想做的，

就是不能在我面前，

比起你說的地盤論來說，

更多的是我的某部分會在那一刻蕩然無存。

那是一種，

啊幹我被大招打到了，但刷滿血上好盾我就能繼續坦，

可是盔甲就是在那瞬間被扣了值。

再多幾次就要拿去修理或買一件新的。

比起我有沒有情感這件事，我只想到，幹裝備壞了，修理又要噴幾G這樣。
如果我忘記修理了，忘記換新的了，被打到就特別痛，什麼抗性都沒有。

剛過十二點的時候，我正在跟朋友吃麻辣鍋，吃著吃著我左耳朵上半部整個又癢又紅，

偶爾我也會有那種我自己看來很可笑的行為出現，就那一秒。

但，想起你了啊。

想起你那看著窗外的眼神，把眼鏡擱得像風鏡似的，
想起你各種角度，各種出現過的臉，各種出現過的眼神。

嗯，更多的是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誰啊，那種黑人問號存在感更多。

你是大叔嗎？せんせい嗎？OO嗎？XX嗎？主上大人嗎？我的奶媽嗎？

然後我想著嗯，下次我要用新的名字叫你。

啊不然我裝備怎麼換新的啦。(嘟嘴)

還有我大腿好像是被你掐到瘀青了耶，隱隱約約地在我要你兇一點時，
好像有發現你在捏我大腿啊？

還是有撞到嗎？

嗯？

慘了，記憶覆蓋太多了嗎？

page 21

想起你昨天說，你忘了想我是不是什麼性質的人。

我們都善於偽裝啊，只是我現在在你面前會示弱一下，
畢竟說了，想換個方式跟你並行，其實說了有段時間了，
卻還是很難改。

就像說著不想被操心，結果啊。

那瞬間啊，已經是陌生的人真的什麼都是多餘的，都狠得要命，
然後都忘了曾付出的那個，可能比你還要不爽，
怎有臉在我面前不爽碎念，仿佛我都欠你，
明明是對方突然衝進來翻倒我的茶水，一句抱歉也沒有，
反倒怪罪起我來。

更糟糕的是我怎鬼遮眼了這麼多年，才發現這人真是...
自己選的就別抱怨了嗎這種悲壯
生活太久要分的東西太雜雜到，我很想像你說的那樣跟你說

「帶我去買一個新的什麼之類的。」

後來我只能拼命想想你說的

「那就變相在說地主生來是原罪，那妳一點都沒有，那是共產思想！」

「真要說妳有什麼原罪，長太美算嗎？」

嗯，多想幾次我就不難過了。

等你出差回來，我可能又變了另一個模樣了，
到時候我應該可以接受你把我雙手綁起來了。

其實我很想你，我也知道你整天花時間陪我是最大的心意了。

你問我，怎麼收下你的好嗎？

我肯定用著ピカピカ的眼神看你，還帶著ドキドキ的心情看你拆盒子，
然後發出ワクワク看著你拿給我。

我才不想回家拆呢。

page 22

一開始心裡很難受，瞬間緊繃起來，更多的是想逃離，
雖然很想舉手反駁一番再自以為帥氣地離開，但更多的是這次選擇先沉默聽完。

很快地傳訊息給你說

「好難受啊想回家了。」

但又想起前些天你說

「又經歷了一次難受，又減少了一些難受，又長大了一點。」

別過頭盡量不去看會刺激我的畫面，只聽著。

其實那是一場探討。

忍下了那些小時候難以忍受的標籤、既定，直到真正的學者出現，
我細心聽他說的，我仔細看他用誠懇傾囊相授。

回家前在電梯遇到了，他緩緩地舉起手放到我手臂上問起我的傷勢，
畢竟前些日子你知道的，我在你面前像個孩子又跌倒了兩週沒到校。

所以，我才又傳了一封訊息給你。

真的喔，那不是為了討好而說的，而是真的感受到了你給我的一切，
而從心底裡敬佩起你這個人，你又得要承受多少總是我第一個念頭想到的事，
然後將我替代進去，跟我的軌跡一起時，
我沒有壓力過，也沒有負面過，更多的是我沒有因你而有產生難過或負面，
一直都是，我很幸運的遇見了每一次每一次的不一樣的你。

ふわふわ的你、気が強いあなた、被我弄到迷惑？的你、げらげらのあなた、
にやにや的你、被我說了一次洗手之後才出現のゆったりあなた。

雖然你說

「我很糟的時候妳還沒看過呢。」

嗯，如果真的出現了，我大概只會端出浮誇如美食獵人的全套菜單，
期待著讓你吃下出現食戟之靈的爆衣技能。

下次你看到我，我會穿得很特別呢，因為所以。
總得韻味長一點。

就是有點到底要不要加一件褲子在裡面這樣。

page 23

感知能力大概是我們這種症狀強化後的武器吧？

雖然這麼說有些自大。

當你說

「比起妳一直在篩選話語，倒不如不要那麼大壓力。」

我真的會一直學你喔！

「um~um~不是那樣的，更多的是我在那瞬間感受到了什麼而去做剔除。」

然後知道你在水深火熱的時候，回應會比較冷淡一些，

為了不讓你這麼做，我會轉變成抱抱模式。

但我大腦跟不上講話速度。

好像剛受傷沒多久，我把那六年的紀錄平台刪除，也把安全資料夾的東西一併刪除。

真的放棄一件事時，第一個動作就是先刪除記憶，

我的手機其實被我還原刪除了好多次，

這也是為什麼不用蘋果原因之一，

因為那個帳號一旦啟用，我仍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而選擇先迴避。

其實也一直漸漸在丟棄一些不願意，甚至可能和解的事。

或許去年那小插曲並沒有占據我太多記憶空間，於是看著對方換上新照片時，我只想到最後最後的對話是

「我有喜歡的人了。」

「是嗎？那你趕緊換上合照啊，趕緊在一起啊，如果是真的話。」

我想哪天IT男換上一個讓他狂奔的人，我大概也會說，

太好了。

每次看著我身上那些被他數落的疤痕，都想著，啊這塊要二十萬，那塊要十萬，總之全部都弄完的話大概也要一百萬上下。

雖然也不是什麼太難的數字，跟隨著反倒是處理時間罷了。

那天我跟你說我一邊耳朵受過傷，你還立刻問哪裡哪裡我看看就貼上來。

我突然覺得我好像可以省下這筆錢。

更感激的是我可以遇到你這樣對我，我怎會有壓力呢，

我比較怕你有壓力呢，畢竟我有些行為人家看起來很一頭熱，

但我還真的是出發點一直都很單純。

按照常人邏輯的話，那誰肯定都不是我的第一次。

我其實就是少女心但還沒有被言情小說荼毒這樣更多的是王家衛跟沙特荼毒我。

我想起曾對你說，我有個夢

「我希望像沙特跟西蒙一樣。」

其實戒菸那麼多年，我也知道到了一個年紀之後，我仍然會毫不猶豫的，
拿出我那些放在誰那保存幾度的木盒子用木片點燃它們深深吸一口到口腔。
真要說起來我會希望早幾年遇見你這樣，當然不是說要界定什麼，就是
肯定叫你休息一陣子，跟我到處走走逛逛吧，
我們一定是廚房好夥伴也可以一直聊個不停，我絕對不嫌你吵，你也不覺得我囉
嗦。

幫我做一個BBQ燒烤台，我想去偷學人家的配方，
或是我想吃熱狗堡，我是說有淋真正肉醬那種！
那讓我想起一個洋人做給我吃的肉醬義大利麵。
你知道我不太吃那些肉，但那個真的我可以接受。
我跟他在一起的第二年其實我幫我們申請了其他國家的簽證，
若不是遇到疫情，若不是他覺得家人還活著太遠若發生什麼事飛回去太久，
若不是...

我也應該會再多唸一個廚藝學校這樣。
一個不願跟自己狂奔的人，生活久了都是在勉強，我一直都知道，
所以其實每年都問他，還要住在一起嗎？還要一起搬遷嗎？
我其實一直在勉強他跟上我，明知道他沒選擇沒辦法承受卻也常常在戳他，
比起你，我超不善良的，雖然你說比起誰我還天使一點。
其實應該是我們都遇到我們沒辦法惡魔化的人。
我希望183把我關在家，我希望Alex把我關在家，我希望老闆把我圈在哪，
但每一次我都逃了。

換我想把誰留在我身邊，卻發現時間一拉長早知道的事情，
漸漸的就再也沒有辦法再為他做些什麼，
就像電視裡演的兩個形同陌路分房睡的人，除了偶爾問要吃什麼以外，也就沒
了。
連出門看電影吃飯用餐也沒了，就像那個最後更新在三年前的平台一樣。
誰眼中也沒有誰。

其實我好像不管流浪去哪都有辦法生存下去。

你說

「沒有物慾就是最大的本錢了。」

嗯，確實呢這麼想起來，我一直都只需要一支手機一本護照一個錢包就可以出
發。

下次見你，我要做很多很多色色的事這樣！

原本想睡了，心裡突然一陣糾結，只好去翻冰箱有什麼能吃能喝的。
一邊回想最近自己一直對自己提起的事情。

遇到阿耀的時候其實是開刀後再回學校的事了，整個人身形跟以前不太一樣，更多的是被遺棄在808房，3樓開的刀。

再早一點的時候，被分配到數字一的班級。

開刀後性格也變了許多也不唸書了，也開始討厭人群了，而轉向網路世界，對著電腦說話就變成了習慣。

其實每次回老家，四哥他們總會帶消息過來說，誰誰誰在找我。
更多的是同學會我一次也沒出現，就算家裡電話被打爆了，好像我不曾存在似的，不在任何人的記憶裡了。

回去時每次去買吃的，老闆第一句話都會說
「外地來的喔？」

以前我剛北上的時候總被說海線人喔，海口腔很重呢。
有陣子我甚至不知道怎麼說閩南話了那樣。

每次想起一些事情時，現在都覺得自己一直都是個遲鈍的人，後知後覺，就連痛覺也一起lag.

我記得我離開那學校轉到另一間學校前，有個女生恨我恨得要命，還跟我說了絕交永遠不再往來的話。

跟那女生交往的男生啊，以前黏我黏得可緊了。
但我轉學後一次都沒見過他，倒是他叔叔在有一年我回去時，開著我的車，兩個人一起去KTV待了一整晚。

我可能，天生喜歡大叔感的人吧，至於那一晚幹嘛了，我耳邊跟你說。

page 25

你問我，為什麼不能跟那個人分得更清楚一點時，
我想的，於是房間裡才都是一箱箱的東西，
等我期末考完了會趕緊把東西分清楚的！

就像剛開始碰面時，很不希望你靠太近，怕被看到，怕被碎語，其實我也很狡詐，還擔心自己的評價這樣。

明明都自己扛著，卻老是被這些東西掉下來砸到或絆倒，絆倒時手上還捧著一碗熱湯往你身上灑。雖然你都會說你不在意的。

幾次後也不在意別人怎麼想了，讓你靠我近一點，畢竟那是我們的時間跟空間啊，又何必為了什麼這麼憋屈。

嗯，然後啊，那天那場審判後，放慢了思考的速度，逐步修正一些東西，連帶你給我的一起，要站在更中心點去做些事。

啊，後來我想到一個想法去弄個那個設計！下次你回來跟你說吧，我猜你應該會喜歡我的想法。

偶爾都覺得自己真是病得不輕那種感覺，更多的是說不定我才是最貪婪卻不自知那種。當我跟你說，每次之後有一種殺光會議室敵人的那種壓倒性魄力。

像個榨乾精血維生的人。

想起稍早站在台階上抱你低頭吻你，那時間就好像暫停了一樣。將雙手圈在你脖子上說著「大好き」把臉埋進去而從心底裡感到幸福。

回家後，把衣服都丟在洗衣籃裡只剩下那件你一顆顆解開的上衣先放到了床上，進浴室後，用水洗去身上的灰塵，為了多保留一點你的氣味，什麼都不抹。

擦乾身體後回到床上用被子把自己包覆起來，把信物放在枕頭旁，拼命地將雙手、臉頰、肩膀、背、上衣往被子上蹭好蹭滿。再把頭埋進被子裡頭用力一吸，這至少要撐到你回來。下面還夾著小怪獸呢，然後就睡著了，在充滿你氣息的环境下。

現在要再躺下了，這樣明天就有愛與勇氣跟希望做完期末paper.

下回可有驚喜等著你呢！你在耳邊說的我也都要做一次這樣！

AM02:00

我那隻充滿各種紛紛擾擾的手機響起了許久不曾響過的鈴聲，
一個五十幾歲的大男人，像個孩子在另頭啜泣吸鼻涕略帶無助的聲音叫起我的本名，

「OOO我快瘋了。」

我又何嘗不是快瘋了，十年了。

「你要對你自己的人生負責啊，都那麼多年了。」

掛上電話，想著你說

「妳要知道，妳可以選擇，可以享受這些。」

嗯，我選擇，任性的只在你懷裡撒野。

那些人向來找我都是要從我身上帶走些什麼，
不論是哪一個，目的都很明顯，我只是不在意那些而任由對方索取，
但你從未想從我這得到什麼，更正確的是你以我的快樂為快樂，
至少我感受到的我認知上的，從第一天開始，
你不以為意地說起我認為很重要的那些都不代表什麼，

嗯，但那真的不是那樣喔，至少我認為對我是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把我拉回不被過度需求的狀態。

若你沒有那些行為產生，我們更可能會是一次性的方便麵。

我每次想去撿你襪子，你都會說

「不不不放著就好，我來就好。」

其實我就單純想著，撿個襪子只是幫我們省時間啊。

但若換成他們甚至不會說出口，只會想，這女人什麼都幫我準備好了，
我只要坐在沙發上坐享其成，更多的是甚至不用花太多時間去幹她，
甚至可能也不用幹她，她都覺得樂在其中。這般地看著。

我給他們太多錯覺了吧？半夜還打來擾我清夢，還是那種，
我在路邊看到妳了，我遇到難題了，所以想起也許還有這個選擇。

嗯，沒有囉，如果是更早之前或許會心軟，
但現在我替不自由的自己叫屈，更多的是
我被榨個精光，尤其是人生裡最重要的兩樣東西？

一點都不想浪費在那些迂迴了。

現在上了一艘很棒的又充滿色咪咪氣氛的船，跟一個很棒的人遠航。

至少我滿眼裡看到的是我跟你說我去一個海邊住了一個月的畫面，
仿佛我又回到了那個青澀的自己，毫無煩惱的，體驗著我這輩子沒體驗過的，
讓你埋沒在我胸前也是我第一次這麼做，
跨坐在你身上讓你吻我也是，
站在台階上抱你吻你也是，
從你背後抱你也是，

躺在沙發上靠著你的肩膀也是，
讓你的手當枕頭躺著看著你說話也是，
在我心裡，你就是我的SSR我還單抽就抽到了的神。

很棒很棒很棒的人。

更多的是這些很棒的東西會支撐著我出色的做完所有難題。

page 26

你一有空閒下來，想起我時，各種話都出籠了。

都不知道，身上有什麼讓你這般好。
還記得那時我說，謝謝你對這樣的我。
你一副黑人問號回著說
「怎樣的妳？」

到現在其實偶爾也是會這麼想的，真的是一隻破娃娃被撿走了還被當成寶一樣。

但那其實也不是PUA的概念呢，而是該怎麼說，其實我意志還滿堅強的，
不像我表現出來的那樣，但那也是生為人的生物本能。
就像我偶爾讀自己的日記都覺得，嗯這個人好戀愛腦喔，
但其實我們現實中好像也很理智啊。

其實啊，老闆那時啊他脫產了，反正你知道那事就是這樣。

雖然我們某種程度上的契合狀態跟現在其實很像，但其實他還是很多綁手綁腳的事，

比方說不能走超過哪裡啊，活動範圍就這到那啊。

我配合過的事情啊，真是多到我都覺得我到底有幾個人格，什麼時候分裂了，偶爾也會記不起來。

應該說現實中看起來很憨，但我心裡可真不是小白兔呢，是一隻靠精血維生的魔物，甚至還略帶自傲那種自以為，

大概就像我以為我是Chloris你是我的Zephyrus.

你給了我種子讓我每年都能開花。

但偶爾我也有可能會是Loki你是Thor啊。

就想到以前的自己不攪爛這世界過不下去一樣，

但現在覺得會越走越安好。

一點都不想添亂找麻煩，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說得很明白了。

今天又裝滿了兩大袋25L的垃圾。

不要擔心我，大叔媽。(好像什麼阿珠媽的感覺，要多給我一點年糕跟魚板喔！)

那天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真的很放鬆狀態跟我說話，不再那麼維持一個狀態。

就像你抓著我身體各個部位把我翻來翻去像在玩人體解剖玩具說著

「妳啊，喜歡這一塊，喜歡那一塊，還有一個地方啊...」

我也不是很一定要實現你那些耳語，就像有人會說，

酒後心聲才是真話啊。

我就有點單純的想，你大腦放鬆時說的也是你想要的那樣。

等你回來的時候，我全都要！

page 27

改了又改，刪了又刪，一口氣丟出來很多東西，

一口氣裡是長年累月的質疑自己，更多的是，是不是錯了。

而不是，有沒有愛，我說了我不懂那是什麼，更多的是那些年來我們如君子交的

過程，

讓我們長不出那些東西，更多的是計較跟攤平成本，

股市裡有句話，別以為自己攤得平，該殺出就殺出。

可以攤平還賺到一筆重利的是僥倖是天時地利人和。

但更多的是最後面那個自信滿滿地知道自己凹得回來並且幫自己賺一筆的資本家。

而我只是資本家棋盤上的棋子都稱不上。

除了滿滿疲倦跟疼痛還有一些紅紅的爪痕，還好你很忙，看不到這些過程。

我其實也不想讓你看見我那失控的模樣，忍了四小時多，最後胸腔快塌陷而感到疼痛，

才發出了聲音。

更不想被當成說謊嗎？做錯事的小孩嗎？其實一直揉著眼睛躺在信物旁邊。

那心裡面沒有一點點對誰的眷戀，就像我預習了一場死亡葬禮預習了十幾年。

這過程跟那場很像，每一年簽約的時候都會預習一次。

大概是那種狀態了。

沉睡了十六或者十八個小時，出門買個食物進行第一餐。

從一月底後，得了毛囊炎在頭皮上，

看了幾個月的醫生，吃了一個多月的抗生素，晚上擦酸類藥膏，一直一直都沒好。

直到最近才開始消退一些，就在我越來越能在你面前自在的那次起。

想起上上次還是上上上次吧，你好像看著我頭上的痘痘，吻了吻我的額頭。

即使不想太過度依賴你，就想起第一次碰面時我跟你說

「不可以寵壞我唷！」

你說

「妳怎麼拼命的想執行實踐那些耳語。」

嗯，我是機器人啊，下了指令會執行到底那種。